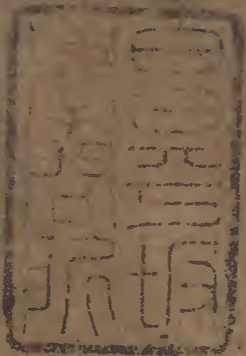


燕臺文選初集



記

漢書門			
九	五	一	類
六	〇	一	號
八	三	〇	架
冊			

內閣文庫			
三	五	二	漢書
三	五	二	號
函	二	八	架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5	1
冊數		8	(2)
函號		362	76

共八  
百廿号



書齋  
館印

第二卷

記

摩訶菴集篆金剛經記

王崇簡

意先居記

金之俊

瀛臺記

范光文

瀛臺記

秦松齡

河上敲冰記

傅維鱗

臨雲堂記

張天植

閩中行役記

宋徵輿

依水園記

張縉彥

百泉夜遊記

張縉彥

正陽門關廟記

何采

重修岳陽樓記

白胤謙

三賢祠記

龔鼎孳

遊蓮花峰記

蔡含靈

遊羅漢洞出太姥記

蕭震

初登黃海記

韓詩

夜遊記

喬鉢

遊蘇墳並葬蘇夫人記

喬鉢

定水滸記

詹鍾玉

遊泰山記

詹鍾玉

函樓記

賀應旌

燕臺文選 初集

雲間田茂遇鬻淵父選定

內丘喬八鉢文來父參評

記

摩訶庵集篆金剛經刻石記

王崇簡 敬哉

予少時獵西郊。偶過摩訶庵。見石工勒金剛經。集篆于石。呼僧問之。廊上人曰。此汪中丞所得之集古篆也。其始青衣鼓。榘于黃蓮洲。坭垣間。

一。篋。浮。水。上。觸。舟。視。之。故。紙。沒。滅。耳。夜。則。有。鬼。神。恍。惚。呵。護。驚。告。中。丞。于。日。中。辨。之。爲。古。篆。金剛。經。中。丞。欲。刻。之。金。陵。旋。以。撫。軍。雲。中。未。果。其。門。人。洪。度。刻。木。相。貽。且。告。之。故。感。此。奇。因。愿。勒。之。石。以。示。久。遠。並。募。士。大。夫。楷。書。于。後。余。爲。之。歎。異。嘗。聞。金。剛。經。之。有。集。篆。始。于。五。代。僧。夢。英。集。十。八。體。宋。僧。道。宣。增。成。三。十。二。體。此。或。是。耶。亡。何。籀。文。法。書。焜。耀。壁。上。時。萬。曆。戊。午。己。未。之。際。也。予。頻。年。讀。書。庵。中。夕。燈。晨。磬。瞻。矚。獨。久。甲。

申。避。寇。竄。伏。庵。下。留。連。而。去。迨。歸。來。村。墟。半。落。風。景。非。殊。石。經。之。室。巍。然。而。上。人。已。九。十。老。矣。三。十。年。來。余。初。見。刻。石。于。承。平。之。時。遊。覽。于。閒。暇。之。日。以。至。喪。亂。餘。生。人。物。灰。散。猶。得。見。此。經。石。俯。仰。今。昔。不。知。泣。涕。之。無。從。也。一。日。上。人。命。諸。孫。元。長。聞。因。謂。余。知。刻。石。因。緣。屬。爲。著。其。意。求。汪。中。丞。序。不。可。得。長。椿。寺。僧。性。柔。出。以。相。質。爲。掇。其。大。畧。而。識。之。亦。以。見。余。之。瞻。依。此。經。獨。久。也。汪。中。丞。名。可。受。黃。梅。人。廓。上。人。名。性。宏。

田髯淵曰命意極高。布局極整。而開閣變化。頓挫起伏。不失尺寸。百史先生謂此文敘次。朴老憑弔處。淡然自足。知言哉。

意先居記

金之俊

豈止

大司寇黨于姜先生。語金子曰。余家世寶雞。自罹兵燹以來。故園榛蕪。幾不可問。浪跡長安者十有餘年。未嘗不夢想山居。意忽忽有所之也。若爲一官所絆。清泉白石。徒往來于意中。未獲身履其地。徜徉而肆志焉。因思人生快心之事。不可以力求而必得者。亦姑以意先之。而可矣。縣治之西四十里。有山曰三交城。突兀萬山中。其雄峙而相與頡頏者。北有吳山。東有雞峰。南

有雲棧西有金頂其餘群峰纍纍若降伏之將  
莫敢昂首仰視者不勝指數余意將卜居其間  
遂名曰意先居居有亭名玄契玄契之旁有雲  
窩洞時有亂雲出入衝人衣袂名其洞曰意先  
洞洞左不數武絕壑深萬丈對岸峭壁直聳霄  
漢非斲木爲梁不能渡若待余而橋名其橋曰  
意先橋越橋而北有泉淙淙自石罅中流出他  
日斟泉淪茗當欣然忘歸名其泉曰意先泉乃  
若憑高南望則渭水如帶太公釣臺隱躍日  
中四時山花不絕又多藥草可以濟生余妄謂  
茲山也非仙人道士粲霞茹芝乘風馭氣者罕  
得居之于余之僕僕馬塵何有焉然造物者能  
羈我身不能縛我意意之所先安在茲山之勝  
非我有也故皆以意先名予其爲我記之併出  
山圖一幅以示金子披圖未竟而言曰甚矣  
先生之意蓋在此不在彼也彼世之營營于名  
位利祿者良田美宅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  
取之歌舞管絃何以樂之鄉里戚黨何以耀之

卽有時名成身退棲遲巖穴而夢寐魂魄猶未  
免徘徊繫戀干朝市間者以視先生爲何如哉  
嗚呼先生之意若此宜其爲司寇也清而和仁  
而執卓然有古大臣之風也豈徒矯語高尚耽  
嗜山水而已者遂走筆爲之記以見先生之意  
遠矣且使人知天下事之不可以力求而必得  
者亦達乎先生之意可也

吳梅村曰序次不費點染而落落入古波瀾  
老成總由結想之高用筆之妙非尋常小生  
所得窺其藩者也

魏石生日從高懷逸韻中發出一段正大之  
論使人讀之忽而正襟忽而危坐



瀛臺記

范光文

路公

入右掖門歷松林石橋迤而西地較敞樹較脩  
 殿闕之觀較遠闐闐之聲較聞勝國數世前招  
 方士崇玄教創護此境為高作陵為下因澤經  
 之營之南臺斯作彼時端簡而簪筆者曾不得  
 宣室召而廁足焉今天子受有休命弧矢誕威  
 脩舉廢墜愈崇儒術親耆俊幾務之暇顧瞻苑  
 池問彼崇墉誰與構者近臣以昔名對憑高而  
 呼聲遐響捷於以攬雲物察氛祥西爽來襟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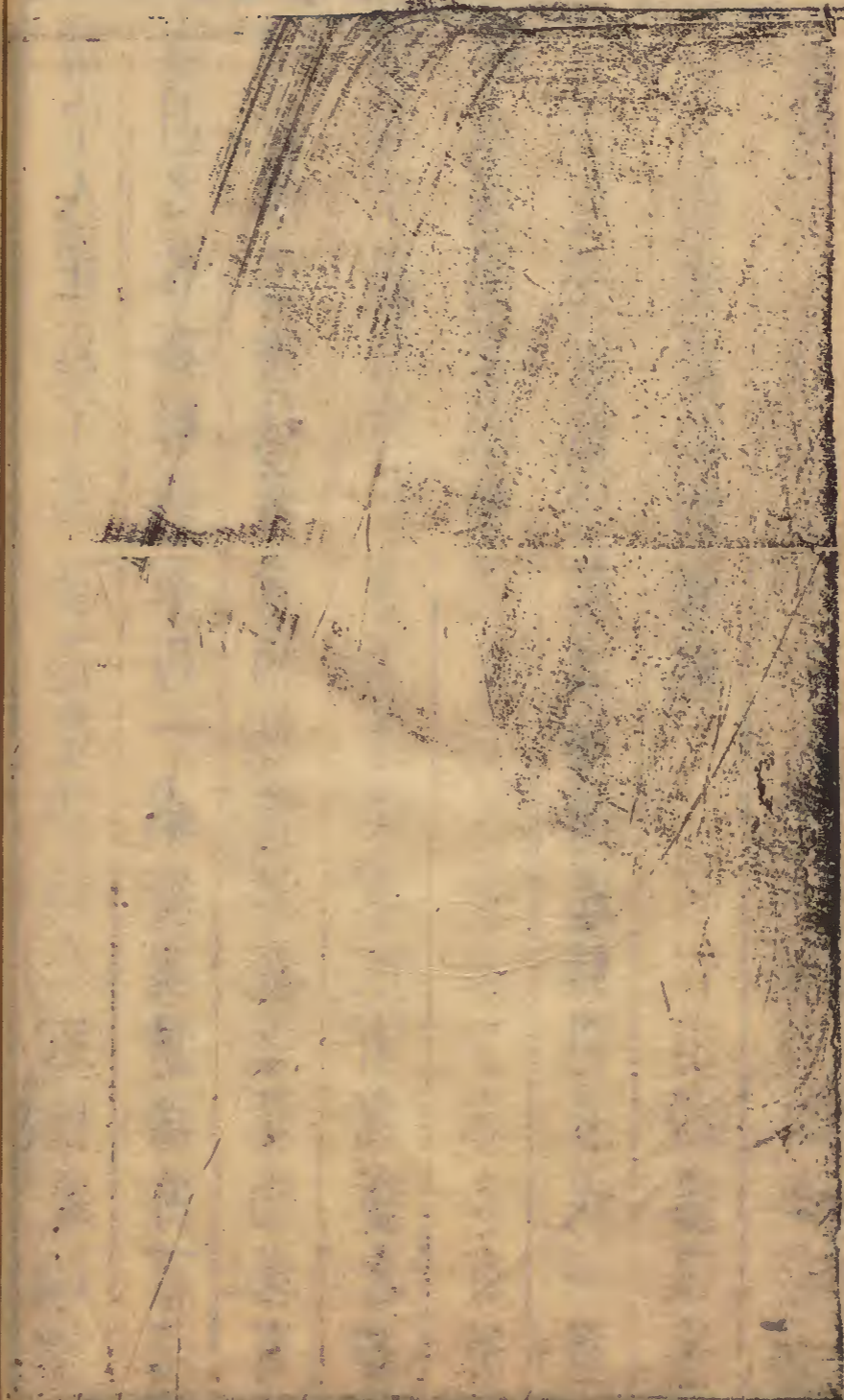
薰應弦。凡民間之呼籲謳歌。俱交集臺下。時與左右諸臣工坐論得失。衡古今。商民生疾苦。喜哉。起哉。恒於斯。何拘拘呼嵩。戟陛爲也。爰易名以瀛。瀛名臺。知億萬斯年。自今日始。丙申初夏。時雨後。乃試滿漢鼎甲庶常。以瀛臺記。記者揣摹。以爲飄飄然。亦或有海外三山之意焉。銓署小臣。光文時執授卷之役。獲與斯盛。竊自進曰。聞瀛有洲。神仙是都。帝心簡歟。然然否否。夫神仙杳渺。與蓬瀛去弱水三萬里。同是蜃光雲影。

耳。古有建樓居以迓之。竟爲無是公。何關于求賢致治。蒼生樂利之實事哉。故章華虎祠。制則麗矣。此觀在封內者也。延真望仙。名則玄矣。此觀在方外者也。其何足稱。天子觀哉。昔禁有平臺。歲一召見大臣。非軍國急務。莫奉平章。朝陽日影。寧易觀乎。今緣茲舊築。創爲新典。凡敷奏封駁。召問燕對。以茲作兩階闢。四門旣明。且達無遠。弗燭君臣一德。利弊悉聞。且怡神披覽之間。右文講藝。俾習見天子所以尊賢樂士。勤政。

親民至意。瞻是臺者。登瀛之美。學士不得專美。有唐矣。且觸景思治。因物念民。觀草木之欣榮。可以通稼穡。占雨寒之朝夕。可以悟艱難。禁衛嚴矣。得無山海踈防乎。魚鳥親矣。得無流亡獸散乎。俄而聞疾聲者。或虞有蹙額也。俄而聞朝歌者。或虞有淫心也。聽之圖之。呼羣工而交贊。之彼皤皤濟濟者。爲風雲之從。爲羲黃之佐。天子萬年。臣亦引考。恐天下神仙莫真。於是。以是名瀛。不亦偉歟。抑聞之子來經始。以爲臺而傳。

惜中人產。以不爲臺。而臺亦傳。今道隆臺隆。并瀛洲之名。亦附斯不朽。一舉爲萬世法。蓋可忽乎哉。語已諸試者。僉曰。都哉。不在斯位。而記有進焉。于臺有庸。他日天子詢掌故。當以斯文爲獻。或召問。幸無隱。

喬文衣曰。都俞之風。卷阿之雅。俱在尺幅間。不獨文之洒洒。繼繼。



瀛臺記

秦松齡

次游

我 皇上御極之十二年。命改西苑為瀛臺。瀛臺何以名。具蓬瀛之勝。槩誌游觀之足樂也。夫園囿之御幸。山水之登臨。古帝王未或廢之。若周文之有靈臺。漢武之有栢梁。後王亦各有所構。而其為臺不同。為游觀之地則同。若我 皇上之瀛臺。雖以游觀命名。而不以游觀盡瀛臺者也。夫瀛者水也。斯臺宜以水勝。觀其上接景山。古樹鬱葱。照入水面。山光遙映。目不暇給。蓋

燕都之王氣聚于山而合于水。天子之所居也。其前為金鰲為玉竦橋之臨于水者也。為戲龍亭為鴛鴦亭亭之構于水者也。長松古栢掩蔽清波則又木之憑于水者也。當旭日初升與夫夕陽斜照清風徐來蘆葦微動至離宮之金碧太液之綠波交相焜耀真盛世文明之象太平休豫之景哉。我皇上恒顧而樂焉當春和物盛之時駐蹕斯地游觀之舉不廢政事日親大臣詢治亂攷得失流覽典冊詳悉民隱則皇

上之瀛臺謂之齋宮。蕭廟亦可也。何游觀之足云。至若萬幾之暇。抗揚風雅。博採詩歌。固有寄意于風物之麗者矣。又豈尋常游觀者得而比擬與。軼漢武而齊周文。今日之瀛臺。即當時之靈囿也。是為記。

田髯淵曰。立論極有見解。敘次歷落。亦在醉翁亭真州東園記間。洵大觀也。

河上敲冰記

傅維鱗

掌雷

予以癸巳嘉平分臬清源。清源瀕漕。漕之事紛而患重。据瘁胼胝。修塞無暇日。善繪者不能寫其苦。南來萬帆。需鞭進。歸亦萬帆。需鞭進。當事檄電下。不計兗收之濡滯。第責河干吏。是以河干吏倍艱。甲午子月四日。忽河水結。馳望如雪。虹千丈。檣。艦。林。埃。詢之土人云。前此未有如是早者。天顧贈予苦耳。初凍不過三四里。融之法及人咸未備。窮日夜力。卸不過數武。其冰如綿。

納椎而弗解。厚尺無所施。踏蹴因虛舟兩崖。梭觸之。稍稍解。日不過數丈。其冰漸堅。虛舟觸之。礙爰集木椎長柄。數百齊築之。聲鏗鏗不絕。冰自若也。遂以小舠載十人。舠前後緝之。而紆其兩端。兩端數十人。麾而前。呼聲振野。俾舠躋冰上。砰訇噌吰。冰被壓。且舠上人左右撼。弗見冰乃崩。微却復躋。而予喉已枯。日不過數尋。益三舟六緝之多。則進退弗利也。日不過一里。初所謂結三四里者。次日十里。漸報二十里。七日而五十里。至百里。而達者不過十里。因哀兵民胥役。至千餘人。予指揮狂跳其間。製小旗分汛。選武健者。持大鐵椎。及石杵。奮力下。特方寸自。必數十椎杵。始透一孔。入巨木力撬之。冰有破者。人喘喘隕淵。大叫而走。冰碎而不流。又懸賞募巧力有膽氣者。立方丈解冰上。順流而下。竿劃諸冰。遇傍舟則躍而上。始日通三五里。中流既豁。依崖者仍小舟裁之。如蠶食竹。纜經水若縵條。羣捋枯草著掌中。以挽。不然纜手合矣。河之

滑歷兵燹無居廬。官民日枵腹集事。或挾乾餼  
冷吞之。予腹不能納寒物。輒日不食。每啖棗栗  
數枚。薑數片。而亦不覺餒。以田久荒。黃茅彌望。  
風復劇。潛舟逼不敢舉火。故耳。雖日三五里。而  
予往還輒數十次。左右多木偶。夫役又不解。予  
謀大呼而聲已啞。又慮巨冰下致中梗。時時分  
官民沿伺之。續則又敲敲如初。精力疲憊。骨節  
踈痛。抵暮不歸。夜以繼日。淡星荒月。貴賤清迷。  
栗烈如刀。予憐衆苦。俾假寐。予借棲一布窩。夜  
深寒入髓。理悲風更甚。窩外皆呻吟啜泣聲。貧  
民。衣單。中宵聚語。細聽之。不成句。牙格格。齧直  
會。北方大水。化離。載道扶携。老穉行踉踉。不能  
抵村落。古廟者野哭相續。予擁羊裘。每淒淒淚  
下也。及曉。閱衆首。及衣皆霜。疑色素矣。或時僦  
居漕舟。夜水汨汨。冰下恍鬼之夜。哭也。尤不忍  
聞。一日狂飈驟至。夫役皆伏岸側。頃刻不辨爲  
人。成土壠矣。予猶勉強挺立。方呼飛廉而祈告  
之。開口砂滿。無以爲聲。稍息起相對。皆面無人



色。如是閱二十餘日始達東交境。予得歸署。小兒女幾不識予。予怪之。攬鏡自照。面瘡裂。顰黥。鬚白。睛赤。神氣血肉皆頽。錄予亦幾不識予矣。予職分所宜。不敢言勞。食漕之米者。盍念諸噫。門人茂遇曰。我師分臬清源。多惠政。邦人懷之。僨漕其一端也。然讀此記。覺民役疾苦。歷歷紙上。如披鄭監門圖。以此報最入躋卿貳。盛世簡擢之典。名臣靖獻之道。兩無負焉。

臨雲堂記

張天植 選林

鄆陵故無學使者署。自河齧開封。區解沒入池中。迺徙之鄆陵。即梁氏故宅而為署也。余始視事。其堂則三楹。歷級而登。問所謂退食焉。幾研之廬焉。則亡有也。東偏旁舍。僅備休沐。已周視乎堂之後。得隙地數弓。乃闢儀門。為便廳三楹。其上俾護。作者董焉。凡構。跃。榻。棹之屬。若而千。甕。甕。瑱。雷之屬。若而千。計庸則千有奇。量期則助於乙未之四月。訖於乙未之九月。堂成而庭。

除爽塏。步欄不設。顏之曰。臨雲。臨雲者。陸士衡  
文賦所爲。志凜凜而懷霜。目渺渺而臨雲。因取  
以名其堂者也。夫雲也。觸石而起。膚寸而合。舒  
之彌綸乎四海。卷之消液於無形。其去來也。豈  
有其端哉。浮天地之間。而包一掬之內。凡天下  
之文章。得乎心而成乎手。舍舒吐發機倪。杳杳  
乎難尋。其或視諸此也。且雲之爲類也。不一。或  
卿者。或鬻者。或油者。同者。或鮮者。者。或如車  
蓋者。或如羊者。或滄萋曰愁。或閉宿曰密。或蕭  
索輪困而曰五色。其可測耶。其不可測耶。自余  
之蒞乎此也。諸士之爲文爲質。爲妍爲醜。迷迷  
的的。郁郁紛紛。以至乎余前也。乃給牖移諦。凝  
神息志。矜而出。審而鑒。一諷不再憶。立斷不再  
決。若踞乎千仞之巔。而洞夫萬里之外。是固有  
取乎臨也。不觀夫古之教射者乎。先學不瞬。亞  
學眎。三年而蝨如輪焉。然後無不得矣。今余之  
相士也。道蓋在眎者也。懼其眈也。非有所學也。  
若夫雲亦非有模狀。執着及大小之觀。從而求

之也。天下之物。未有不。去之以形。遇之以機。而能盡其道者。臨雲者。蓋得乎高遠之勢。而以機遇者也。則不病其爲。臆已矣。昔士衡入洛。才思益進。作爲文賦。窮工妙解。天下後世之爲文者。孰有逾于其言者乎。抑天下後世相人之爲文者。亦孰有逾于其言者乎。余茲者幸蒞洛也。其敢弗承以較士。顧所云凜凜者。慎也。先之以慎。而後能。眎之以高遠。是堂所由名。而余之志也。倘後之登斯堂者。惕然而思。曠然而怡。以克副人文化成之盛。則學使者之責。不巳。盡而茲堂不亦有幸乎哉。於是爲記。以永之。

田髴淵曰。歷落參差。廻崗複嶺。妙得體勢。蓬林先生藻鑑中州。十不失一。臨高洞矚。自言所得。恐士衡見之。遂欲焚筆研矣。

辛卯閩中行役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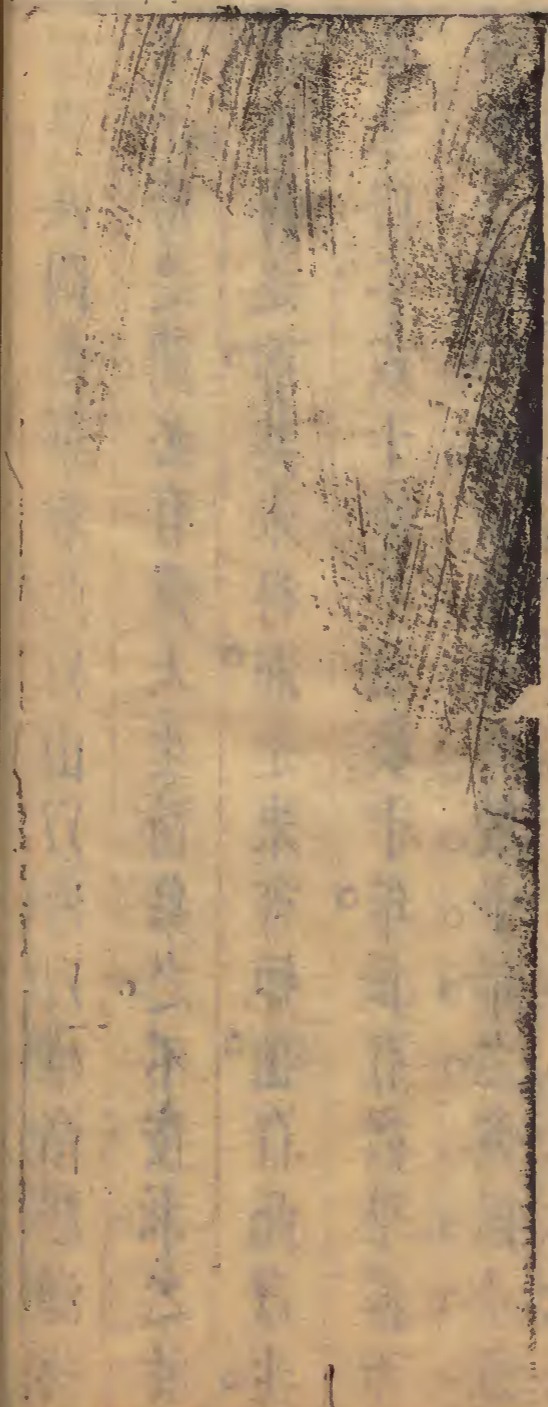
宋徵輿 並方

始自壺公山。終於劔浦。徃復迴折。行地千有餘里。始自季春之中旬。終於孟秋之上旬。為時得百有二十日。此不佞閩中辛卯之役之大都也。自莆而南。為泉為漳。地皆負海。以水為經。而以山為緯。其土如丹砂。其梁如虹。登高而四顧。茫然見大海焉。雲煙若滅。若沒。天吳象罔。方奔馳其中。未可彷彿。顧羣山如屏如障。道傍多大石。石多亂。或起。或伏。如落星。如人物。鳥獸。虫魚。者。

間亦有之。殆山之餘力。感於海而成形。勃怒而然。耶自延而右。爲邵爲汀。自延而左。爲建。地皆負山。以山爲經。而以溪爲緯。溪水經淫。雨則驟溢。其流益迅。若怒馬之馳。凌石而過。如素幔之覆。赤霞能作大聲。中夜聞之。能恐人。其山左類東越。右類江右。層疊而出。爲鳥道。爲雲棧。爲筆爲斧。爲城爲夾道。無復平處。暮多嵐。朝多瘴。霧此。唐宋投荒。左遷之人。所侘。條行吟。不能一。一。居者也。如求福州之平壤。百里山開。水明。幾。青壤矣。八閩之槩。若此。以山以海。以雄南。那洵哉。夫山海之間。必有偉人生。而象之。不佞求之殷矣。其得之耶。其未得耶。是未可知也。自此以往。或三四年。或十餘年。或數十年。其有徵乎。否耶。夫取士于一時。而求徵於數十年之後。固已難矣。而苟其得之。則且與山海同不朽。又奚數十年之足計。然耶。不然耶。是終未可知也。聊記茲役。以俟之。

田髯淵曰簡靜似柳州。只數十言而八閩山

川次第在目。他人累數萬言不能悉也。直方  
視學此邦。所得士皆一時之雋。讀此文何退  
然若不及也。



依水園記

張縉彥 坦公

白泉勝絕。羣水自孫臺。邵窈迥然。標空而萬古。  
深緣遂爲杖屐。破削矣。余旣而厭喧。乃循泉源。  
之尾。得之衛水。噴其滙數頃。可漑可汎。可漁而  
又無昔人之結構。以薄雲氣。乃掃穢鋤蕪。小具  
一亭。柳棚。我以深綠。草茵。我以柔烟。開楹一望。  
對澄澈而延寥濶。几坐間。烟波反覆焉。王覺斯  
先生頽之。日水龕龕之趾。列竹柏桃柳木。槿芙  
蓉數百。東穿曲池。引衛水入之。用以蔭魚池之。

中起小山。疊峰複巒。漂浮水面。均處有土洞。深數尺。日雲浪洞。上架小橋。以通桃山。桃山者。池上浮土積而成丘。取北山亂石雜之。蛇蜒龐魄。高深之致。聳如也。稍東有亭。曰撫嵐。北瞰蘇門。左右林木窮蔽。亭獨疏遠。老杜所謂開林出遠山。恍惚見之。亭之外。以瓦成垣。野翠天碧。玲瓏錯落。北望花樹。如秋月窓紗。不知塊壘之在。際也。水中有畫舫。具茶鑪酒壚。載漢書唐律。激卷春水。初融。臥聽撒網聲。颯颯然。秋濤怒。生。薄拍岸。鷺飛衝碧。雁寒聚浦。上汎大橋。下汎馱灣。竟夕忘返。所謂流連之戒。得勿是耶。岸拓半里。入棗柿桃李蔓。善另繕山房。北露窓。以濡穠南。設簾以延暎。有先生大人者。車徒可憇。名之曰集漪。山居此室。去水稍隔。亦曰集漪者。風與水相際而成漪。每當風聲吹葉。綠浪飄渺。余魂夢依依。不自知其。在河渚之外也。室傍有小屋。二南牖者。宜冬。北牖者。宜夏。室初成。聖壁如洗。覺斯先生。自共來夜宿。忽狂起呼僕夫。研墨走

筆寫大竹數十條。風雨蕭蕭。園丁走告。余急往。視輒大叫。索酒漿自勞。西壁則以郭山人寫松鶴配之。脩冷之氣與蒼老之氣不復辨也。園去城數舍。足可至。迺不為游人所賞。處喧而能寂。其德有足尚者。士君子畏烟霞為骨。裊風月為致。豈必絕塵迹哉。若蘇嶺源泉。知美之為美。而學步焉。公和堯夫其檳我矣。

田第淵日。序次整而能散。運筆縱而能收。在柳州諸記之上。

百泉夜遊記

張縉彥 坦公

余壬午七月。越今年三月。游百泉者七。秋行則空濤吞石。冬詣則雪嶺壓天。晨行則氣涵平曠。晚入則人衝暝雨。終以城闔隔。不獲信宿其上。四月九日。集郭公望蘇門山房。時貢院初緝。百工雜作於水竹間。執事者飄蓋如雲。余甚不耐。引盃酌以避之。徘徊浩渺。既而夕陽漸下。人跡就滅。二三友人。迺牽舟石檻之下。折竹竿而蕩之水。清身平翛然。入泉之腹矣。傍人為我言直。







生平無事不正且陽者其靈爽盼嚮獨昭著於此視天下郡州縣以及京師諸廟其必有異無疑也於此森羅烜布今天子維新之治以福其民又何待言哉况侯之生所賸賸者昭烈與桓侯也昭烈憤而仇吳卒薨於永安桓侯又先從而斃焉皆以侯故而兩者盡涿產也涿又燕都所屬侯雖死為明神以大義言之豈肯須臾忘涿哉不忘涿則必以身捍涿以身捍涿何若捍以首善之地為得又何若捍以居拱之所為更得也則侯之廟縱千萬有億不可指計其分身化烝亦不可以轍跡拘方隅囿然必以此為源焉本焉而靈爽盼嚮大異於故常也更無疑矣廟以近皇居貌無甚崇闕然舉帷垂旒紛紛侖侖其肅穆苾馨之氣扶乾門而捺坤軸大者在於鞏固畿服翼衛警蹕刀環侍從髣髴有聲而五方都會九衢雜逐凡仕宦者商賈者以及疾癘田廬往來休咎之事無不叩而若答答而必應此又因文設教彰示趨避以為福民之功













遊蓮花寺小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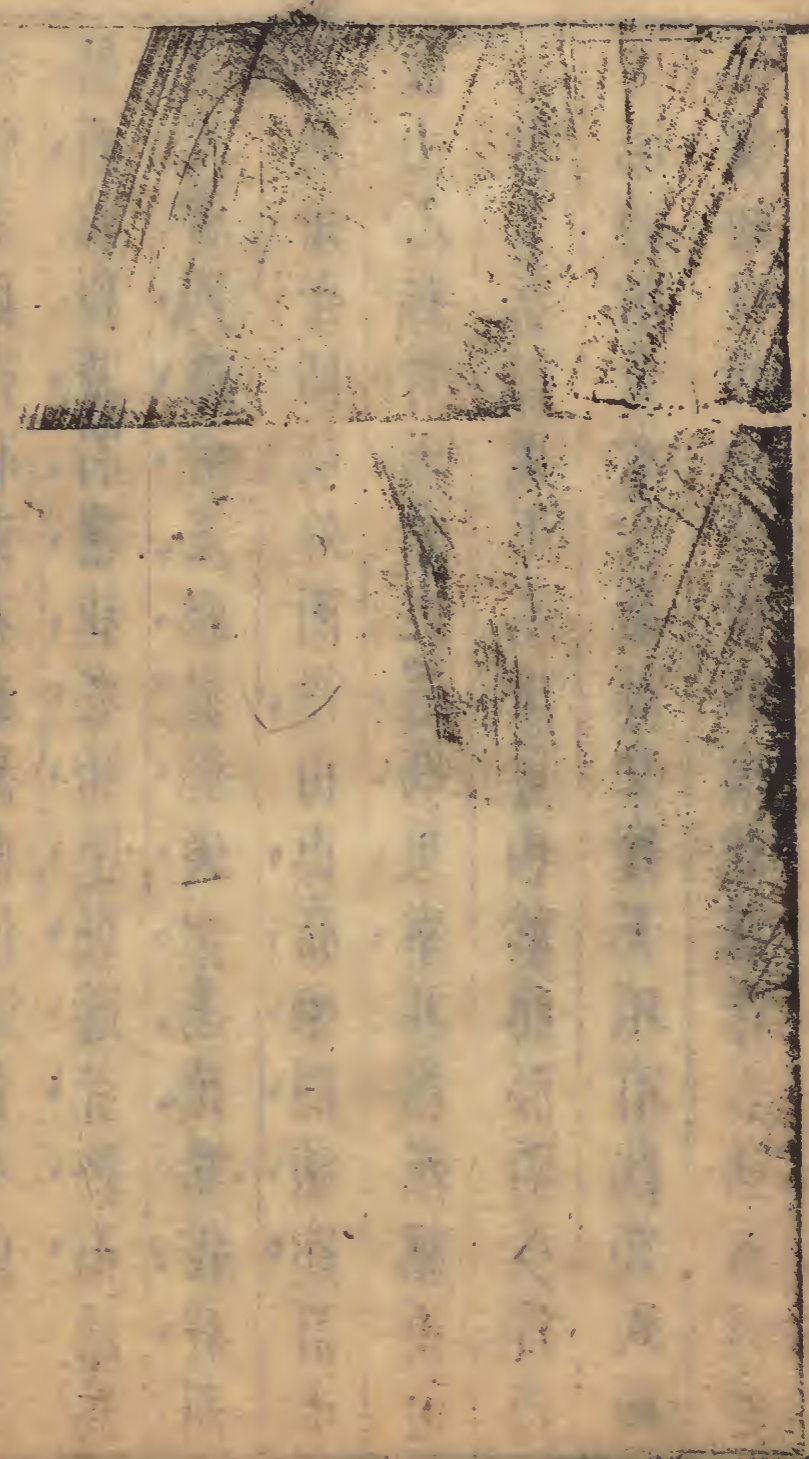
蔡含靈

去邑治之西三十五里。越瓊臺雙闕。磴緣而上。爲蓮花峯。峯視諸峯特孤迥。下俱根脉相連。而上則亂石分峙。又光潔無他障翳。望之若萬蓋。苗苜搖曳于青標翠蓋間。峯之得名蓋取諸此。降峯而下爲證教寺。寺傳爲宋德詔開士道場。殿宇儀像俱毀沒。所可見者僅斷碣遺址耳。寺之傍有故吳越王書院。荒蕪稱是。按錢氏紀王諱俶。尚宋太宗主。風流文采。當時罕儔。太宗嘗

賜蜀箋玉碑以示寵異性雅慕台山勝麗日與  
德韶講禪結社今餘基猶存紀非誣也夫寓中  
名山如天台者指不多屈而天台之以奇勝著  
者如華頂石梁率皆表表獨蓮花一峰其秀異  
不減于石梁諸勝而言台之奇勝者不與焉非  
峰之不足傳也峰特幽而人樂逐顯峰善韜而  
人槩狗名則人自失之耳不然俶回擅一代風  
雅何不于石梁之吞華頂之巔而獨注意于是  
乎然則山靈蓋亦有遇不遇焉而我輩之探奇

攬勝者固亦有幸不幸焉向使遊台者止披圖  
誌而攷盛蹟則蓮花之峰屈矣遊者終不覩蓮  
花之勝則遊者之眼界終失一蓮花峰遊者亦  
屈矣余于圖誌外而得山山亦于圖誌外而得  
我山之遇奇而余之遇為更幸耳為之記

喬文衣曰天下不少奇山妙水亦不少探幽  
攬勝所少者一篇好文字耳不有此作人間  
安知有此山亦安知有此遊乎



遊羅漢洞出太姥墓記

蕭震 長源

沿巖洞以北石累如巷始進猶逶迤泊而踏爲  
 螳接臂爲猿獮至羅漢洞迺躍而蹲爲雀紆而  
 遊爲蝮蛇所經皆斷崖複嶺較轆肺腑間計十  
 餘丈山行若畫忽巨壁劈立有石嶄然壓甬道  
 不得下諸遊者短衫束髮各騫腹偃躬魚背以  
 進予以手負塗作龜鼉狀幾大狼狽既入冥風  
 颯颯晦冥窅窅坐片時惟聞窾鞞砉砉將然發  
 于石上次僚乎其若錚鏘之亮遠也慄慄乎其

若竹啼玉碎之幽涼也。憺憺乎其若房露微吟。喉轉成音之徘徊惆悵也。或曰天樂也。自有天地以來。水石相侵。虛迴寥廓而爲此也。夫水無聲也。而石洩之。石無聲也。而風激之。石爛衣朽。風到穴空。而韻成焉。別有蒼狗蟻螻。古樹青苔。縈舞于砢巖之際。不知幾千萬年。于斯矣。測其高下。上可建三十丈。旗下可容千人。以路險羊腸。人乏步兵。蓋從來無有至焉者。故久不傳。藤生如柱。捫而上。疑別有洞。然危突不可攀。迷不得道。廼復尋故址。輒負濡首之憂。旣已出壁門。則猶惆悵不能去云。從墓道而南。距鴻雪洞百餘武。時日已不復再中。爲悲歌一再行。僧元真倚洞。簫和之。石中聲應更鏗然。清永噌吰乎山阿。之表曠蕩于塵埃之外。微風纖妙若存。若亡。若高若下。幾于荒山穴。吼行雲響遏矣。以視向之窾豁。若騞者。不無仙凡之迥。俗名人樂似有人引之。而樂成耳。

喬文衣曰登華嶽者必至不可下作書永訣

始竒此遊吾亦惟恐其不得出文之宵嶮亦  
如洞

◆ 初登黃海紀

韓 詩 聖 秋

黃海曷昉乎海名易山也以山不足盡黃云耳  
亦猶天下之物莫大於海天下之山莫大於黃  
云耳然則黃且有漸於海哉無漸於海哉域外  
崑崙妙高楞伽大矣余未至胡勿海域內終南  
太行綿亘數千里首尾番漢大矣余觀其崖穿  
其陵胡勿海而名於黃黃果跨州連部俯注一  
切以眎海之云乎余未敢確海之是稱徃徃讀  
其書而疑之辛卯秋括普門師傳於龍潭始發

夢黃已而攜傳訪南嶽恒公於慈光寺。始見黃見黃而五體投地。贊歎希有。於是擔杖來遊。履崇巖。掃危磴。峯回雲湧。徑渺嶺開。或披一線之懸梯。或渡萬仞之孤級。載腐骨於浩劫。橫霄之外。帝可通而天可語。不自知其尚寄生于塵壒間也。然此亦游屐之常使。靈運遇之應笑坦然。無奇。卽吾家昌黎遇之。必不投書下涕矣。既逾龍巖攀老人峯。昔之仰而蒼蒼者已儼然。其在下。再捫天都。趺坐文殊院。黃之勝始呈露。其二。

三未奇也。坐普門師座。當師子背。一蒲團地耳。下臨無影日垂垂。其蕩萬谿。然後觀者不寒而慄。不知喪身失命於剎那際。盡未來劫。恨不立脫作峯頭老人。經千萬鴻濛。千萬賢聖而護持。游戲於茲海中矣。旣大安樂。蓮峯忽送輕雲。微風吹之。彌布大澤。住太虛空。昔人所謂不如微雲之點者。尤勝。山人云。此鋪海也。游不一遇。須臾萬壑晦昧。世界混茫。同游諸人或笑或語。不識遠近。須臾雲斂。洞洞矚矚。風上雲下山。幽壑。

生。巍。峩。獅。子。座。欠。伸。而。起。其。見。海。之。涯。乎。泰。也。  
夜。宿。山。巔。四。虛。闐。寂。猿。鳥。不。通。時。聽。說。虎。山。人。  
云。但。怯。風。耳。風。至。則。瓦。屋。皆。裂。颯。颯。欲。墜。昔。普。  
門。荷。鋤。開。此。一。棧。誰。知。獅。象。玉。屏。不。改。其。處。山。  
靈。有。待。非。聖。不。行。故。此。一。架。滾。地。而。全。山。之。勢。  
已。敗。余。曰。此。小。清。涼。也。搦。管。書。壁。以。記。歲。月。夜。  
不。能。寐。聞。曙。卽。起。向。崖。一。望。大。叫。奇。特。是。海。放。  
天。光。明。也。近。峯。下。若。古。雪。若。老。冰。又。若。凝。脂。鑲。  
玉。不。可。名。狀。稍。遠。若。驚。濤。千。里。練。光。浮。入。空。際。

翠。螺。無。數。隱。躍。其。上。鳧。浮。而。颿。沒。耳。又。遠。則。海。  
門。也。江。天。也。阿。達。池。也。飛。流。怒。胥。瀕。洞。蟠。際。日。  
月。山。河。言。表。其。裏。仙。人。龍。鳳。翺。翔。於。面。余。登。山。  
多。有。未。見。此。事。因。悟。世。界。水。鄉。何。異。雲。海。凡。人。  
於。放。棹。乘。流。安。知。諸。仙。人。不。往。來。雲。中。以。爲。波。  
濤。舟。楫。乎。觀。止。矣。

田。髯。淵。曰。柳。子。厚。永。州。山。水。記。中。有。用。夾。遷。  
傳。作。起。句。者。此。則。公。穀。筆。法。更。覺。古。峭。

夜遊記

喬

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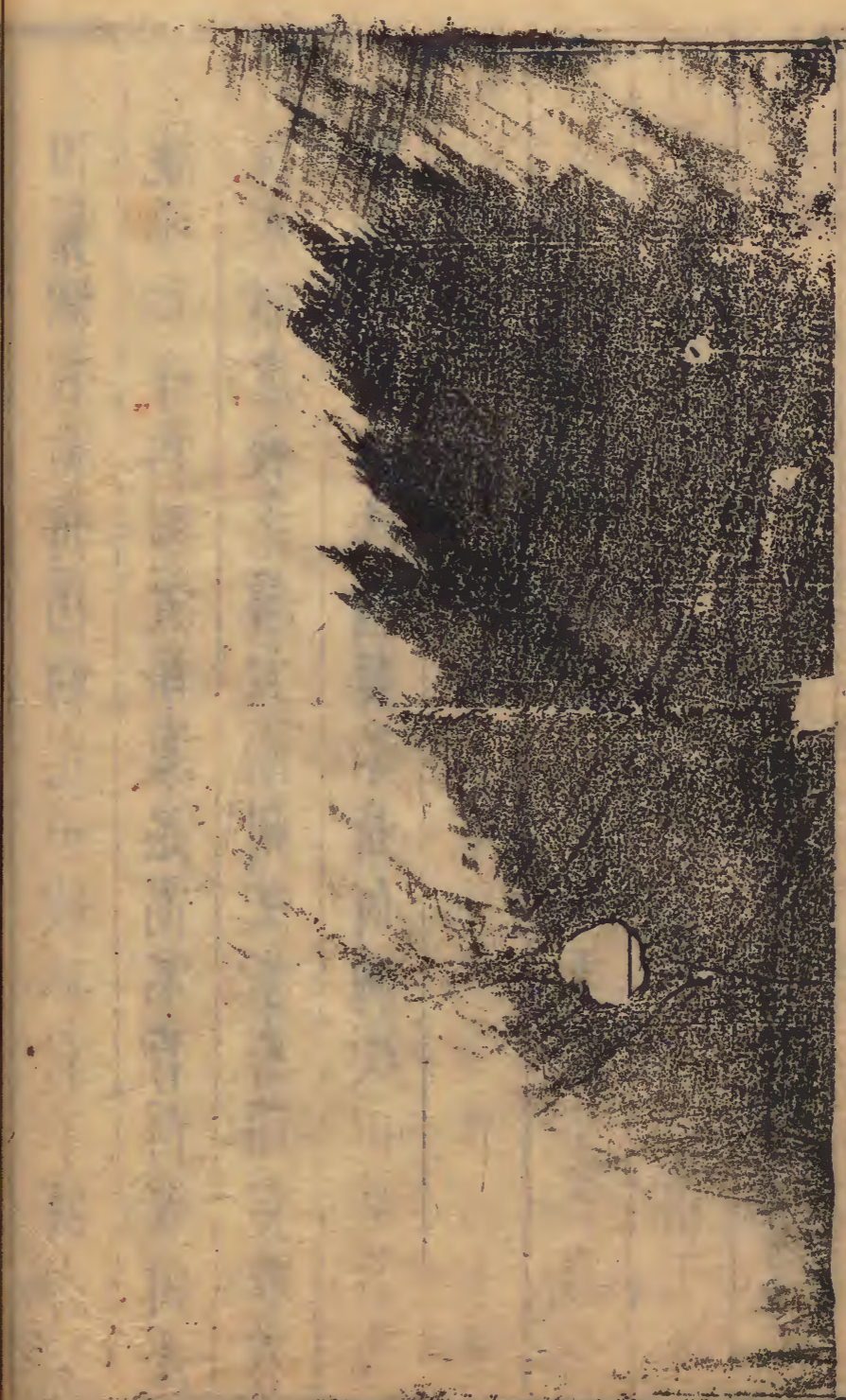
文衣

端陽後四夜。梅雨初晴。海天雲淨。兀坐舟山。漸  
 又成愁。乃呼二小童。一持簫。一執矛。同余倒屣。  
 披襟散步。坐石橋上。看橋下廢溪。螢火數百。飛  
 遊於青莎。蔓草中。使人作佛燈鬼火想。遂登城。  
 為潮聲引去。立南樓望海。不見弗暢。與二童謀。  
 曰。其登鎮鰲山乎。即從城頭緩杖。凡三憩而登。  
 鎮鰲漏再下矣。萬疊蒼山。浸於碧海。一望大洋。  
 涵於明月。耳之所聽者潮聲。皆響於眼身之所。



披者山風盡落於心。余吹簫童子舞矛。遙憶安期羨門之徒。定皆泯沒。若有仙靈。此時宜有復以人視我者。語二童曰。當持我歸。不則飛去。從山南下。至山根。路亂迷。一廢園後。叢薄蔭樾。蛙注沮洳。二童持矛撥蕭艾。尋路。余坐墻陰古樹下。吹簫。四顧無人。幽陽轉影。如有奇鬼。呼之欲出。夜遊幽危。無復過此。向使就寢。不過半枕。愁時耳焉。知海。天之外。夜月之下。有此致乎。坡公云。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栢。愁來輒往。愁海枯矣。

田髯淵曰。當舟山初定。一城孤立于洪濤。鯨鯢垂眈于白浪。人所裹足而不肯前者。則以文衣當之。較之僭耳潮州。又當有間。文衣不廢幽探。夜遊吹簫舞矛。是何胸次。



遊蘇墳並葬蘇夫人記

喬

鉢

文衣

余簿剡之暇既遊蒼谷寺求王蒼谷之遺蹤不  
 可得折而東為花眉山為斷蛇山俗傳白蛇名  
 花眉漢高帝斬白蛇即此蛇斷而為山蛇首委  
 蛇南下脫落於蘇墳右花眉起伏而東六七里  
 一峯秀特橫斜天半而黛色可餐者小峩眉也  
 山舊未有名子瞻愛之名以是耳峩眉南下脫  
 落於蘇墳左而墳勢乃在蛇山前兩山衍敷而  
 前為重巒為疊坂為獅蹲為龍跳為果林為麓

奔靡迤而不可斷者亦如蘇子之文墳之大不  
過三十畝繚以土垣古栢三百本歲甲申邾賊  
盡剪之可痛哭也其中爲老泉老泉葬蜀元邾  
令具衣冠而義爲之成三蘇耳左子瞻右子由  
相去六七武或云邁迨過俱葬此而無其塚子  
由西有四塚無題名前豎一碑列四世六公子  
名爲簞爲符爲箕爲籥爲笙爲箏亦無墓按子  
瞻晚謫海南後爲汝州團練副使北至淮乃表  
乞常遂卒於常當未病時囑子由如卽死葬我  
於嵩山之陽子爲我銘子由從之子由出守許  
州置田於許居六年卒亦葬是因思子瞻當日  
足跡幾徧天下奇山妙水何一不經物色乃獨  
鍾情於此爲青山夜雨之寄必有取爾也散步  
瞻眺墳之外有二塚牛羊踏牧就夷數百年來  
未有知爲蘇氏者南一塚爲盜發矣俯其穴得  
誌銘而讀之始知爲夫人傷哉鼎革之事何代  
無之乃中州之慘禍及九原至今子瞻不保其  
丘墓不亦甚乎爾時暴骨在野於草蓬積塊中

得頂骨二。脛骨三。零骨三十六。曆丙戌清明具衣棺而重葬焉。夫人姓梁氏。爲宋狀元顥之曾孫。適蘇遲。爲子由之長子。二子曰簡曰策。與前六公子爲昆季。皆人所未聞也。因並錄其誌。以表於世。

田鬻淵曰。文衣奇士。所遇亦奇。不必論其文之簡折入古也。梁夫人墓志。乃蘇遲撰。入之眉山集中。足稱家學。當別附見。

定水帶記

詹鍾玉 去於

京師南郭門左術。長安窰人子羣。集于此貿易物。皆散布地。上市無十金之直。名曰窮市。于時鬻故鐵器者。亦分據一席之地。斷釘破釜之屬。纍纍錯陳于前。有古鐵條垂三尺許。濶二寸有奇。形若革帶之半。中虛而外鏽澁。兩面鼓釘隱起。不甚可辨。持此欲易錢數十文。人皆竊笑不顧。去積年餘。有高麗使客三四人。旁睨良久。問此鐵價幾何。鬻鐵者謬云得五百青銅錢。乃售使

容立解五百文授之。其人疑不決。卽詭對曰。此固吾鄰人物。公等且去。俟吾往問主者。始有成說。頃之使客去復來。鬻鐵者曰。向者幾誤售君。主者言非得五金不可。使客卽割五金無難色。其人固黠。則又爲大言曰。公等誤矣。吾曹市語。舉大數以爲言。五金蓋五十金云。使客曰。吾誠不惜五十金購此。但不得更有退悔。乃可鬻鐵者私念一廢鐵夾條。增價至五十金。此必寶物。吾中國旣無識者。藉令失此。售主并乞數十文錢。亦不可得。心口自訟良久。計莫若售之便。因曰。吾以此博公多金。保無後言。公幸告我此爲何名。得此何所用之。使客請先定要約而後告。子時觀者漸衆。皆附耳竊議曰。此必有異。爭共贊成其事。視客所爲。使客乃舉五十金。畀鬻鐵者。而以若帶者付其徒。乘馬疾馳去。度其去遠。始告衆曰。此名定水帶。昔神禹治水時。得此帶九。以定九區平水土。此乃九帶之一。若携歸吾國。價累鉅萬。豈止五十金而已哉。又問貴國何

爲重此使客曰吾國航海每苦海水鹹不可食  
飲一投水帶其中雖鹹澁立化甘泉經歲可無  
病汲是以可珍貴耳市有好事數十人隨至高  
麗客館請試驗之遂命汲苦水數石雜鹽數斤  
攪之使渾投以水帶水沸作魚眼數十少頃掬  
水飲之甘冽乃勝山泉遂各歎服而去鬻鐵者  
自言國變時得自老中貴手蓋先朝大內物也  
嗟嗟自經變故以來凡天府奇珍異寶流散人  
間民民無聞者何可勝數獨是帶爲高麗使客  
所賞識頓增穀價百倍不脛而走海外物之顯  
晦固自有時至言此爲神禹四千年物似屬不  
經獨能化鹹水使淡良驗使客亦具眼哉嗣後  
雖經過窮市必無易視之庚寅八月八日記  
田鬻淵曰去矜先生命世之才而以著書自  
老子定水帶微有寄托不止文筆之簡潔似  
柳子厚也

遊泰山記

詹鍾王

去於

余經歲客魯。欲遊泰山者再。而皆不果。則既作詩解嘲矣。戊寅秋季。尼念棘先生。為余言岱游之勝。因勸余登泰山絕頂。一觀日出。乃割冰俸為覓馬四。并通一刺於州大夫。天日有清朗之象。行李無困頓之虞。先生實引人着勝地矣。遂以九月庚午。與濟北許岐山昆弟。及瀾兒偕行。從馬上望見泰山。不過數點青而已。與祖徠不相上下也。比至數十里外。見奇峯矗矗。有摩霄

掠漢之勢。意謂泰山面目始露。詢之許君。則猶然傲來也。抵暮投止。逆旅黛色入座。高于簷霤者數尺許。意甚易之。次日質明。始以四人腰輿循麓而上。五六人絳挽之。山勢曲折與輿乍合乍離。意恍惚不能自主。而余以七尺軀。乃寄命於一線矣。稍上爲坎馬崖。路漸險削。更進得回馬嶺。則宋真宗登封時。於此回千馬也。歷磴而上。爲玉皇閣。余挾瀾兒登之。指示徂徠山。勢甚雄峻。狀如衡几。正欲憑臨遠眺。而俗道士向余指天畫地。無復致語。爲急去之。陟黃峴嶺。值山之半。已踞傲來千尺峰頭。自此以往。傲來益卑。伏如猿蹲鼠拱。從前鱗爪攫拏之狀。盡失矣。遂巡而得快活三。此三里地勢坦迤。對面諸峯。隱秀蒼鬱。大有幽致。余方思下輿。畧一尋覽。而輿人乍得康莊。遂疾馳而去。又上爲小天門。御帳巖在焉。宋人之所駐蹕也。爲訪五大夫遺跡。惟一枯幹。僅存。而猶辱秦官。得無垢累。泉石耶。登朝陽洞。平平無奇耳。然而松作墨濤。泉無凡響。



烟嵐萬狀。金石千聲。山之神理。色象無一不出。自此下矚山半峰。巒洞壑自成。變態遙望。三天門。杳杳白杪。界破疑是流泉。迸落諦視。始知爲盤路也。大小龍峪。皆剗削森峭。令人思理俱絕。從此上十八盤。輿人與緯挽人自相邪許。身不振落者。幾幸耳。艱苦之極。而至三天門。罡風四起。天宇高寒。不復知有人間世也。更數里爲碧霞宮。禮元君而出。攷元君之號。已不詳所自始。或謂黃帝迎崑崙真人時。所遣七女之一。或謂卽華山玉女也。歲所入金錢以萬計。上佐縣官。緩急其餘。以紓六郡民力。邀潤於泰山良多。近以溢額屬大司農。束香客如追重逋。誰生厲階。將貽東省無窮之害。恐非爲民祈福之意也。少憇策杖上東嶽廟。廟貌陋甚。不能勝香火。無復元君輝煌壯麗之狀。其後峭壁拔天起。爲開元帝磨崖銘。書作漢隸。字大如掌。觀覽久之。低徊不能去。其右卽蘇頌東封頌。字作寸許。行書。秀遠流媚。足與明皇銘相頡頏。而爲俗手。剗蓋益

增惋惜。嗟嗟泰山之大。何所不容。銘可頌。可刻。可  
署。雨餘雲海。壁立萬仞。諸款亦可。卽勒以椽。焯  
忠孝廉節字。亦無不可。獨是損已成之古蹟。欲  
掩前人之盛名。究竟燕許手筆。單行宇宙。而曠  
此四大字。但覺忤人心目。豈足稱不朽事哉。已  
乃上玉皇頂。泰山之位置至此。亦云極矣。觀秦  
皇無字碑。石理細潤如玉。泰山間亦有之。然丈  
許石表。有若天造地設。不知何處得來。且始皇  
刻石泰山。自有全文。而此碑何無一字。豈焚書  
欲愚當時。而無字之意。并以欺後世耶。上登封  
臺。取道登丈人峰。旁刻凌霄者是也。俯視後石  
屋黃花洞。諸勝幽渺。靈異中多奇松。毳毳蒙翳。  
半在山之東麓。其間亭閣參差。大是駕空踏險。  
予方興發欲往。已而風蓬蓬然。震掉不得下。乃  
緣孔子崖。尋漢武金泥玉簡處。游人競以石壘  
之。謂是宜子之兆。無復白雲從封中起也。遂歷  
望海石。度捨身崖。抱杞憂者。旁刻孝經一章。且  
大書哀愚數處以警之。夫捨身之事。歲不經見。

而四方之朝元君者殆無虛日。士女雜沓。梵聲  
唄唱。振搖山谷。甚且幼女少婦。隨尼僧走數千  
里。亦有士人攜室至者。廉耻道喪。恬不知怪。是  
則可哀之甚者也。稍下數武。卽仙人橋壘。三石  
丸爲之。道士摳衣竟上行。如步虛。一不戒。則蹈  
捨身故智矣。反觀秦觀周觀。面五花峰。畧取形  
似而已。步至禮斗壇。四顧寥廓。有披襟霄漢之  
想。下飲玉女池。水冷然欲御風行也。旁有李斯  
篆額。坐沒深土。當事者移置御史行署中。石已

中斷。讀臣斯臣去疾等字。尚可辨。而屈折處不  
相聯屬。恐古人用筆之妙。日就泯滅。惜哉。又折  
而得西天門。兩石削成。下列萬笏。瀾兒索筆欲  
題名其上。以沍寒甚。至不能濡毫。及夕觀日落。  
風色不定。光氣四散。欲落不落時。陵谷川原。盡  
在混茫中。余幾無所置目。宿於絕頂。闔戶擁被。  
天風大作。如數十萬鉦鼓。甲馬之聲。竟夜作光  
武昆陽之戰。甫五鼓。余亟起。凌風先行。見落月  
掛宮。鵝上星斗。爛然半入。懷袖可捫。可摘。而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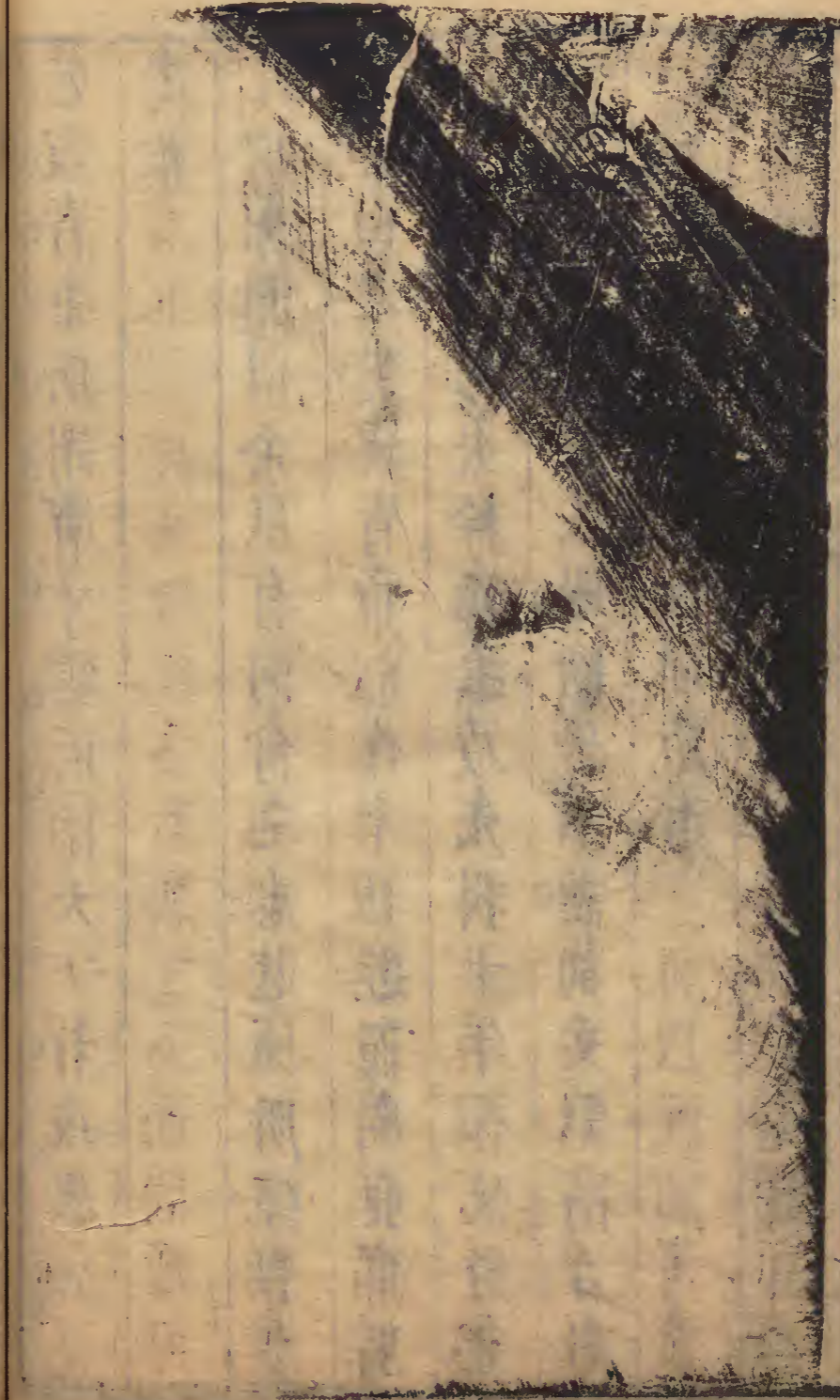
流石上風起樹間澄泓蕭瑟天樂自奏恨不攜  
吾家風蘭來快作數弄一與山靈酬對也酒酣  
下山稍休十五日入登封門肅瞻嶽廟巍煥赫  
奕宣和君之所營建也外爲羅城中列殿宇古  
栢數章勢極天矯讀祥符宣和兩碑記知宋時  
崇祀之重且以如此之物力而卒兆靖康之禍  
不聽于民聽於神宜其及也於是徒步走四五  
里登社首山訪古禪壇遺地許君復置酒廣生  
殿盤石上泰山當面左傲來右徂徠皆在酒杯  
浮拍中余乃滿飲數大白笑謂許君曰岱宗一  
片青今日落吾手矣乃以一杯酬山靈而別是  
游往返道路者數日登岱以壬申癸酉甲戌計  
三日而畢游事所遇諸名勝各有詩詩爲七言  
律五言古七言古各若干首

詹鍾玉曰吾登泰山觀日出而生平所睹記吳  
越閩豫山川之奇無一不備此非可以一泉一  
石計也海內名山大抵有緣而起或逶迤從數  
百里外積漸以高獨泰山絕無附麗拔起平地

者五千文。有類正人君子。獨立不懼者。且身處尊。巍而未嘗示人以難聽。登陟其上者。嘆息爲不可及。又似至人負盛德。而穆冲襟。以是長四嶽。而小天下爲不誣也。至于登覽之際。似有竒緣。元美先生以蓋代文人。再游而始睹日出。王季重夙稱好奇。至日觀無所遇。僅以有月之觀。自解。而余祇一游而畢其勝。余其有厚幸也。夫使得數重雲氣。吞吐變幻。更見竒觀。而余惜不能待也。他日再有事泰山。當卜夏秋之際。以乞靈青帝。所謂膚寸雲。而雨天下者。或庶幾見之歟。

田髯淵曰。余夙有向禽之志。遊歷所經。曾步泰山之麓。與青帝訂作十日遊。而鹿鹿車馬。竟未遑也。去矜先生乃先我十年作快遊矣。名山樂與竒人遇。斷乎不誣。其文筆高古。則秦碑漢簡。又豈世間所有。

函樓記



函樓記

賀應旌

宣三

巳丑冬十一月函樓成。客有揖主人而問樓何以函名也。主人曰：子不嘗與觀夫太極之圖乎？太極者以無為宗，以有為極。以陰陽奇偶錯綜為變，天於茲生，地於茲成人，於茲著。以言乎體，則靜以言乎用，則裕以言乎德，則容以言乎數，則備。迺主人之為斯樓也，其上可以祀祖考，藏書冊，其下可以待賓客，課子姪，其前臺榭平，廠又可以供登眺，資散步，則太極函三之理固無

函樓記

卷之二

五二





乎讀此記如見其人。而之時義大矣哉。文氣  
酷似樂志論。

磨蝎齋記

計東

甫

爲天官家言者。謂于生時命值磨蝎。既遊宋。見  
我友范子石荀。自題其讀書之地曰磨蝎齋。自  
言生時身值磨蝎。屬予叙其意。予惟昔蘇子瞻  
自以一生多得謗譽。皆因命在磨蝎。因追述韓  
退之自叙詩。謂退之亦身臨磨蝎者。聊以自况。  
且自寬也。夫磨蝎在十二宮爲丑。值宿爲斗。值  
神爲獬獬之性。善觸邪。與物無所避。蝎之口。既  
哆且張。與獬等。而又善箝噬人。故人之生也。凡

身命值此官宿者。主能以其筆舌爲名教之所倚重。而人之譽之也。固其常人之毀之也。亦其常安之而已。昔韓蘇二公。俱以文章氣節爲一代偉男子。其所掎擊刺譏於天子宰相鬼物妖魅無所畏。而人之譽之者。未能有所厚于二公。而怒之欲殺之者。惴惴焉。恐不得當也。夫以二公之聰明才智。豈不知脂韋塞默。可以保功名。取大官。爲妻子交遊光寵。何乃數蹶不懼。投荒萬里。意氣不稍詘。至於困頓再三。乃知歸咎磨蝎。謂命實使然。非人謀之咎。嗟乎。果命爲之耶。昔孔子百世之師也。而老聃誡之。好譏議人。將危其身。孔子心善其言。而不能用。終於作春秋。卽入廟而作金人之銘。非不知緘口之爲安。而終不能已於言也。然則人之生而負名教之責者。其身命當盡居磨蝎也。獨韓蘇爲然耶。豈孔子亦然耶。范子自題其讀書之地如此。范子其將志韓蘇之志事韓蘇之事。與予異日者。相應中原。勿爲老聃金人所笑。則予兩人亦廢幾乎。

孔子之徒也彼譽者毀者紛紛者又何知焉

喬文衣曰持論矯健關鎖合法褚先生補日  
者傳得此可廢矣

